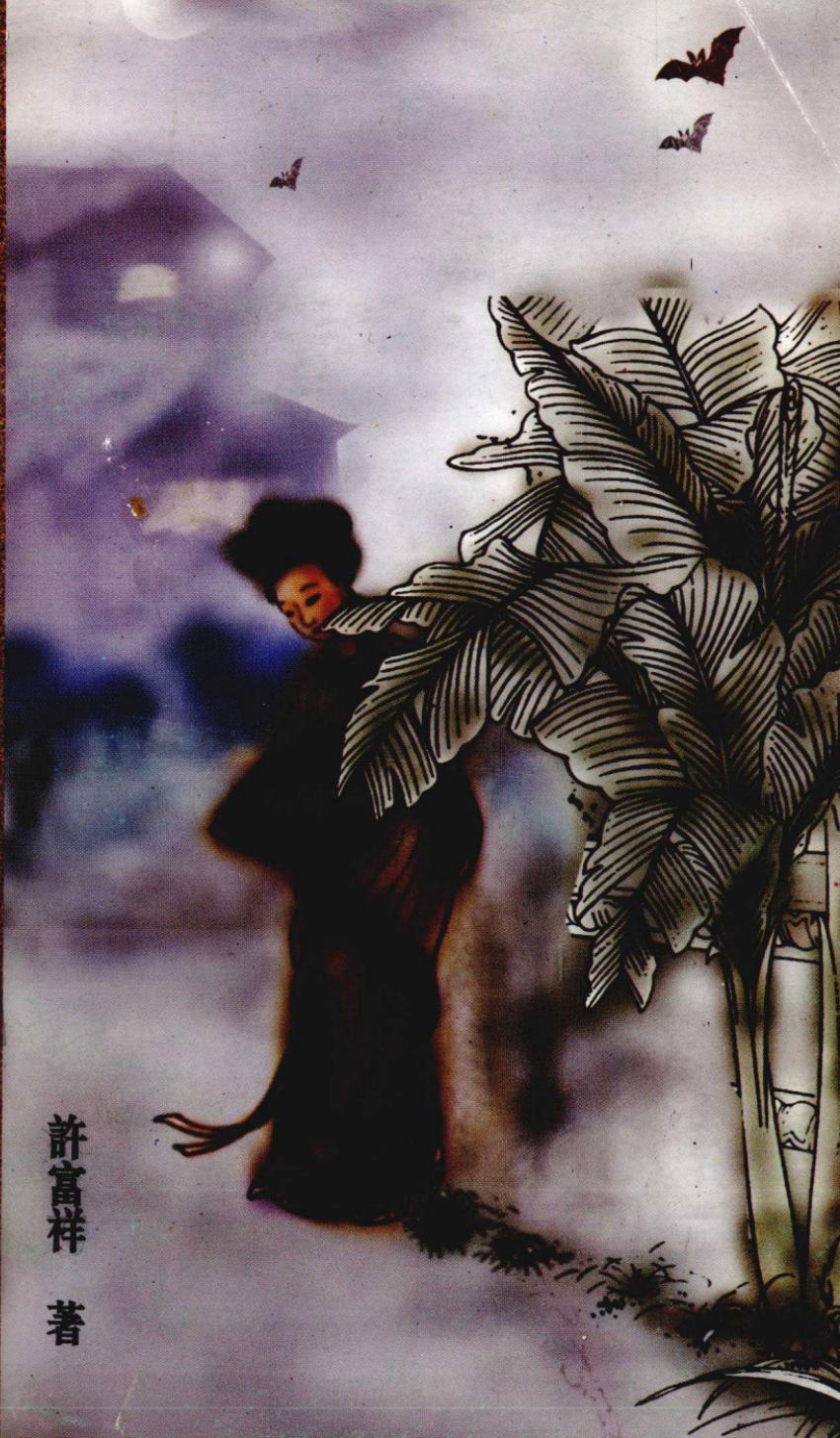


閨  
齋  
夜  
譜

許富祥 著



# 《閑齋夜話》序一

凌世祥

對於神鬼之類的故事創作，我從未寫過，更沒有這方面經驗。蒙許先生的誠意，但盛意難違，只可隨心就筆，勉強地寫下一些粗淺的認識和感受。

僑居香港的業餘作家許富祥先生，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涉獵生活各方面，嫻熟準確，靈活地駕馭精湛的文字語言，通過各種現實生活作高度概括，並把自己對事物態度的感情，在字裏行間盡情宣泄。許富祥先生以頑強毅力，征服重重困難，多方探索，創出新路。小說以"鬼"喻人，緊跟時代，貼近生活。對社會那些貪官蛀蟲、謀財騙色害命的兇手，極大的憤怒；故事情節曲折離奇，觸目驚心，發人心思，引人警醒；在作品題材上，能大膽闖新，寫時人少寫或未寫過的題材。各類不同鬼魂的現形，是含冤被害的死人，是對人間不平的控訴；對不同人物形象，人間的美與醜、善與惡，刻劃得活靈活現，入木三分。

在小說的創作上，作家奇想縱橫，線索明暗結合，屢設懸念，鬼氣濃重，扣人心弦，有著引人入勝的藝術魅力。情節曲折離奇，但寫得簡潔；各種活著的惡人和被害死去的鬼魂，各有個性。人物內心刻劃，隨著情節發展，合情合理，令人傾心信服。《閑齋夜話》裏，每篇小說鋪陳排列，形象鮮明對照，讀後令人拍案叫絕。如《索命》

部家產歸她所有，成爲島上“富婆”。她不甘香閨寂寞，每日在秦樓楚館，嬉恬淫亂，醉生夢死；不務正業的姦夫胡琛苟且鑽營，謀財騙色，兇殘至極。胡琛殺死馮霞搶走錢物後逃跑鄰埠。十餘年來鬼魂日夜跟蹤，致使他坐立不安，夜不能寐。後來胡琛良心受責，終於自願跑回當地向有司自首，被判終生監禁。作家就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，經過巧妙的構思，罪犯的內心刻劃，場景的描寫，合理可信。作家寫這篇小說的目的，勇於觸及生活中的邪惡勢力，銳意創新，不落俗套，使讀者對他作品沒有雷同的感覺。如《女巫》小說，花樣又異。作家十分注意細節的真實性，善於捕捉人物瞬間變化的心靈活動，把人物舉動，寫得活靈活現。小說敍述粵西地區有個叫洪義的農民，對亡妻草草入殮埋葬，感到內疚，時常夢見亡妻向他訴說陰間的苦楚。他早聞附近村有個女巫，能招鬼魂，便到女巫家招亡妻鬼魂。當女巫向洪義說是他亡妻時，洪義當即背起女巫便跑。作家是這樣描寫女巫的：“我不是你的亡妻，放我有重謝！”洪義逼使女巫說出裝神扮鬼騙錢的花招：“凡來問卜的人，家中必有不吉之事。要觀顏察色，說話模棱兩可，裝神扮鬼，胡說一通，來人必信，便可撈錢了。”女巫現形，終於真相大白。這篇小說寫得生動逼真，妙趣橫生，獨具隻眼。

在《閑齋夜話》小說中，還有《半夜魔聲》、《判官》、《蕉娘》、《鬼宴》、《借屍還魂》、《袁欣》、《賭鬼》等篇，都寫得活靈活現，離奇曲折，生動逼真，具有深刻的教育

裏，寫某單位公務員陳生，他是個善逢迎，黑白相交，陰險毒辣的人。該小說敍述一個老實善良的青年，與一個妙齡女子相愛，但父母嫌青年家窮，極力反對。陳生卻暗中教唆，誣告青年判處死刑。青年慘死後冤魂不散，向陳生索命。一連幾天深夜，陳生夢見冤魂手執長矛，怒目相視，對準他胸口猛刺過來。陳生驚叫一聲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昏躺在床上，口吐鮮血，送往醫院途中死去。是冤魂索命，惡有惡報。這是一篇健康具有教育意義的小說。警告世人，害人之人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又如《電話驚魂》，寫的是冤魂現形的故事。情節離奇，在一個陰森可怕，鬼氣濃重的深夜，鬼魂現形。作家筆下的“鬼”，是一個被貪官馬隊長一腳踢死的鬼。小說陳述兩年前四個青年因賭博被他扣留。馬隊長把三個青年身上錢物抄歸己有，姓關青年不讓馬隊長搶走手錶，竟被馬隊長一腳踢中心窩，幾天後含冤死去。此後馬隊長精神恍惚，坐立不安，夜不成眠。一天深夜，馬隊長朦朧中見一個影站在床前，他睜眼定神一瞧，一個鬼魂披頭散髮，臉色慘白，雙目射出幽光，張口突舌，伸手要抓他的脖子，他驚叫一聲，全身顫抖。從此日夜狂呼亂叫，哭笑無常，六親不認，變成了瘋子。不久妻子改嫁，離他遠去。作品表現了當日飛揚跋扈、不可一世的馬隊長，罪有應得。反映惡人終有惡報，做壞事的人沒有好下場的主題。

小說《天網恢恢》裏遺孀馮霞，自夫車禍喪生後，全

## 凌世祥簡介

吳川市政協委員，世界詩畫家協會會員，曾獲十四個國家聯合授予"國際金獎藝術家"稱號，並發證書。91年獲"中國桂冠詩人"稱號。作品甚多，不能盡錄。2000年10月8日，被國務院評為中國優秀人才。簡介收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模大辭典》、《世界名人錄》、《吳川縣誌》等辭書中。

意義。拜讀這部小說，確實收益不淺。作家不論是弘揚光明與崇高，也不論是批判黑暗與腐敗，都與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。每篇小說都滲透著血和淚，都飽含著作家對人民、對祖國無限熱愛之情。使讀者從小說中受到深刻教育。既陶冶人的高尚情操，又使人學到不少做人的知識。我相信《閑齋夜話》一書，會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歡，垂範千載，流布萬家。

《閑齋夜話》，是作家許富祥先生一部成功之作。書中不少故事，題材新穎，立意高遠，思想性高，可讀性強。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。它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，而消失其永存的價值。但覺得某些篇章過於直露，某些語句及個別情節如能再細細推敲一下，也許會更精彩感人些。一百餘篇小說，我唯讀過一遍，便匆匆寫下這些粗淺的文字，聊為讀後之感。在此，我僅用無聲的語言，摯誠地傳達我內心良好的祝願與期待。期待許富祥先生，在文藝創作上不斷出現新的超越，為新世紀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佳作。

2003年3月8日於藝精樓

## 藍海文簡介

藍海文先生，國際桂冠詩人，文學博士。

現任：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長、世界中國詩刊社長兼  
主編、香港詩人協會會長、香港能人書院教授。

藍海文先生著作甚多。1987年他倡導“新古典主義”  
之後，詩壇發生巨大變化，一掃頹廢、晦澀之風。他的著  
作“新古典主義詩學”影響較大。

## 題許富祥《閑齋夜話》序二

藍海文

走進閑齋  
神神怪怪，只是  
茶餘飯後  
盤盤碟碟  
酸酸甜甜的  
水果，任你  
隨隨便便品嘗  
無聊的日子，該有  
更多有趣的  
故事

二〇〇三年七月廿九日

於香港上水餐室中

性和可讀性，是一本近年不可多得的書。

許富祥君老有可爲，願他繼續寫作，在文苑中綻放燦爛的奇葩。

譚啓榮 撰于吳川市

2003年8月6日

## 閑齋夜話序三

一九四三年許愛周先生在家鄉坡頭博立村成立育才小學，籍以培養當地青少年。本人當時忝充育才學校校長，許富祥君是當時該校第二屆的畢業生。許君青少年時愛好文學、音樂與體育等多門學科，是當時學校的優良學生。

畢業後，他到湛江市升學深造。60年代初，教育局調許君回原育才小學任教。在教育戰線上我經常與許君接觸，互相交流教學心得，成為亦師亦友的'忘年交'。

許君近十多年，先後在報刊發表詩、詞及民間文學，寫出時代的心聲、山川的風貌。如遊桂林灕江《自度曲》"群山嵯峨，翠黛映碧波。一被灕江秋點綴，詩情畫意添多……。"使讀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。

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，許君到香港定居，後成為"國際海員"，先後到過世界各地，體驗異國風情，擴大視野。退休後，經常寫作。有些詩、詞作品收入《吳川古今詩集選》，有些於"湛江鄉情"發表。近年加入"吳川詩社"，有些作品反映他淡薄名利，笑對人生。如"反反璞歸真任自然，無爲有處兩相連。衝開名利雙羈絆，遊戲人間數十年。"由此見他的胸懷豁達，思想開朗。最近，著有《閑齋夜話》一書，集民間故事、詩詞於一體，以鬼喻人，反映社會的另一面。本書具有知識性、文藝性、趣味

## 譚啓榮簡介

譚啓榮先生現年八十有七，在吳川文化界負有盛名。

先生年青時已從事教育工作，四十年代初，曾任坡頭博立村育才學校校長。嗣後，數十年來，為教育事業作出貢獻，直至榮休。

譚啓榮先生榮休後，加入《吳川詩社》，從事詩詞寫作，詩作甚多。于"梅江詩刊"、"古城詩訊"等刊物發表，造詣很深，在詩壇上有一定的地位。近年名字列入"中國名人錄"。

# 目 錄

序	
女鬼	1
龔麗嬌	1-4
雙碑塚	4-7
鬼屋	7-9
索命	9-11
鬼交	11-13
貨郎	13-15
床	15-16
縊鬼	17-18
乾屍	18-20
新娘	20-21
女妖	22-23
鬼妓	23-25
代妻	25-26
閹雞	27-28
女魔	28-29
小靈媒	29
跨國幽魂	30
單生	30-33
鬼船長	34
午夜鈴聲	35-36
骷髏	36-38
電話驚魂	38-39
夢中情人	40-41
自梳女	41-43
義莊	43-44
夜半魔聲	44-45
啖鬼	46-47
鏡中魅影	47-48
鬼屋	48-49
鬼戀棧	50-51
女鬼	52-53
鬼語	53
驚魂	54
月秀	55-56
怪牛	56-57
天網恢恢	57-59
阿霧	59-61
冤魂不散	61-62
白日見鬼	62-63
醫院怪聞	63-64
藍姬	64-66
古屋幽魂	66-67
餓鬼	68-69
巨火	69
怪事數則	70-71
烹屍案	71-72
徐福	72-74
倩女幽魂	74-76

判官	76-77	鬼聯	122-123
血液	78-80	猴怪	123-124
蛇怪	80-82	虎偎	124-125
狒狒	82-84	武術先靈	125-128
鬼宴	84-86	兄終弟及	128-130
馮泉	86-87	降頭	130-131
奇泉	87-88	產鬼	132
莫朗嘉	88-89	畫像流淚	133-134
神嬰	89-90	狼人	134-135
兩色人	90	鬼辯	136-138
凶宅	91-92	談棋	138-140
紅唇劫	92-94	豔鬼	140-142
鬼譖	94-96	貓異	142-143
焦娘	96-99	笞犬	144-145
屍變	99-100	稀有鬼類	145-146
軍訓奇談	101-102	林翔	146-147
古堡驚魂	102-103	喝尿	148-149
借體還魂	104-106	女巫	149-151
鬼之願	106-109	開元寺	151-152
魂有所依	108-109	陰陽一理	152-153
鬼附體	109-110	飛棺嚇神父	153-154
胡玉	111-113	雜種	154-155
袁欣	113-116	兩頭蛇	155
神道不平	116-118	'人體器官'零售場	155-156
賭鬼	118-120	鬼市	157
食蟹	120	跋	158-159
苦行僧	121		

詩曰：妄言妄聽任由之，冥界虛靈未可知。  
人間謠話不堪聽，愛聽幽魂不諱詞。

## 女 鬼

友人龐君，印尼之華僑也。據云：伊所居住之小島，屬窮鄉僻壤之原始森林區。山路崎嶇，人迹稀少。若往市鎮買賣，必晨早起行，荆棘滿途，來往需時。某天午後，龐君從市鎮歸，于途中遇一婦人，年約二十餘，迎面來，穿戴整潔，不似鄉人，近之，一股野花之香味，從婦人身上散出。婦問龐曰："余渴甚，爾能為餘覓清泉否？必厚贈爾。"龐聞言，從籃中取出椰子一顆給婦人，婦喜甚，撿小樹枝鑿穿椰子，仰脖將水一飲而盡，隨即從手袋中將印尼盾一扎給龐，視之約數千盾。龐詫甚云："區區椰子不值巨款，速收回！"婦云："餘居鄰村，十多年未曾飲此汁，今得飲，足慰心願矣，請速回，勿多言。"婦步履輕盈，倏忽不見，龐詫異，及歸家，從袋中取出之盾，已變一扎樹葉，大驚，訴之鄉中老人。據云："西北有一小村，距此地約七、八哩，聞說有一女童因口渴，攀榔樹欲摘椰子，詎料從樹上墜下，當即死亡，算來已是十二、三年矣。莫非……，龐頓悟婦臨去之言，與時間吻合，知遇鬼，不覺毛骨悚然。

## 龔麗嬌

濱市因人口驟增，致居住困難，房租增值倍蓰。惟有

一幢樓，高三層，空置有年，無人敢問津者。據云：“此樓常鬧鬼，鄰人言之鑿鑿，聞者咋舌。曾有幾戶入住之人，因不堪其擾而搬遷矣。”

有客挈妻從蜀地來，急覓居所。聞此樓租值平，故租二樓一層居住，初無異常，旬日後，一夜約二更，客聞三樓之門有開啓聲。咿啞作響，不以爲意，疑是貓逐鼠之聲，因酷熱，故熄燈于廳中沙發就寢，翌晨客醒來，而發覺睡于廳中地下，回房見妻亦卧于地。喚醒，妻亦覺怪異，詢何以卧于此，夫妻倆亦不知其故也。

某朔夜，客假寢廳中，燈已熄，惟執扇驅蚊納涼。忽聞三樓房門又發出開門聲，客側耳聽，似有人從三樓拾級下，客初驚，因伊曾過幾年軍旅生涯，體健碩，孔武有力，故執棍以自衛，站立門邊，靜觀其變。俄頃，一陣狂風從窗口吹來，見一黑影飄然而入，客即以棍擊之，惟撲空，大懼，稍定睛，朦朧中，見一妙齡少婦站跟前，客叱曰：“爾爲誰？夤夜到此，莫非鬼耶？”叱喝聲已驚醒房內之妻子，妻從門縫中竊視，亦見此婦。顫抖不已。婦從容坐廳中，曰：“爾勿懼，爾既見餘形，亦前緣矣，乃對客縷述之。

余生前乃蜀中人，名龔麗嬌，因家貧。早十年與同鄉手帕交之姊妹數人，到粵省謀生。憑介紹到此地某夜總會作三陪女郎。約半年，一日，有港客馮君，見餘貌娟好，性溫柔，經幾次約晤，願納餘爲黑市夫人。餘多次與姊妹斟酌才首肯，遂租此幢樓以作金屋焉。

期年，事爲馮之嫡妻知，每每對馮齟齬，喋喋不休。馮甚煩，與餘商對策，餘曰：“魚與熊掌，請君自決，希

勿忘對餘之初夜承諾耳。" 馮默不作聲。

翌晚，馮對餘甚殷勤，共赴著名之酒樓，于廂房中共晉燭光晚餐，肴饌甚豐，并開法國之香檳與餘對飲，夜已深，馮與餘皆醉，雇計程車返，遂擁卧，至午後才醒，數度歡好，猶勝平時，言罷低頭，似沉浸于往日之愉快中。

是時，客無懼色，妻在房中亦引領而聽，不像剛才之驚恐也。毋何，少婦又續曰："越二日，馮稱有事返港，遂從頸上解下之玉佩授餘曰"留此物以作紀念，不日來見爾"。

自馮去後，旬日不見訊息，餘甚急，曾致電到港查詢，不得要領，到處訪查馮之朋友，輾轉詢及剛從港來之孫君，據云："早數天從報上得知，馮因與妻爭執，被妻子襲擊，馮將伊推倒，奈頭誤撞牆角，送醫院不久已斃，故警方逮捕馮某，控以謀殺罪云"。餘聞知，爲晴天霹靂，五臟俱裂。思之，事由吾起，恨不得即赴港以慰馮生。思之良久，是晚遂于三樓自縊，以報馮生知遇之恩矣。

餘魂不息，附此樓已兩年，感懷身世，每晚悲嘆不已，雖不祟人，惟恐此樓人多居住，不能幽靜，故偶爾嚇唬人。今感爾與餘同鄉，望爾到火葬場，帶餘骨灰回故裏，望將始末告知家人。至于盤川，已儲有數仟元够爾用，明日爾可到三樓東牆夾縫處取出用之，希不負餘望，切記，切記，餘去也"。一陣旋風從窗口山，沙沙有聲，客急亮燈，入房與妻相擁，顫抖不已，未幾，天已曙，携妻登樓搜索，果得款數仟。越數日，客與妻往火葬場辦認領手續，果有襲之骨灰盅，遂攜歸。不日，夫妻帶齊行李與骨灰盅，乘火車返蜀。

客甫到家，急將骨灰盅送回龔家，并將始末述之，龔家之人悲痛不已，并感激客之恩義也。

是夜，客夢龔麗嬌來，對客曰：“感爾能遂餘之願，祝爾好運！”

後來，客作小買賣，穿走蜀粵之間獲利頗豐以致小康焉。

蓰：xǐ，五倍。 朔：shuò，陰曆每月初一。

## 雙碑冢

有譚生者，系馬來西亞之華僑，父為橡膠商人，家境頗豐，伊有兄弟姐妹七人，伊排行第五，故人稱五少焉。

一日，五少從家往惹蘭姑母家，準備與表弟商議經商之事，因天雨路滑，且滿地泥濘，步履艱難，伊轉過一座山頭，於樹下避雨。然雷聲隆隆，時而雨如箭下，向遠望去，似有茅屋一間，建於樹陰之下，旁有一棵柳樹，急趨前，將近屋，見一妙齡女郎，着馬來傳統之紗籠，手持雨傘急步迎來，即用傘遮五少，并曰：“先生，請入屋避雨。”既進屋，女郎將出毛巾與五少揩拭，五少心中感激焉。

既就座，女郎曰：“先生勿拘謹，此間無外人”。接着女郎入廚房捧出椰汁一杯與五少飲，此時五少定睛凝視，見女郎面目娟好，眼似流波，身材適中，而女郎面露羞澀之色，回避五少之目光，曰：“先生，如何稱呼？恕無禮